

# 口罩年代

何丹萌

聪明的人类敲了一次警钟,让人类明白了宏微两个世界仍是那么深不可测。遥远的未来,谁也说不清楚,所以人类也只能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,应对着眼前的事与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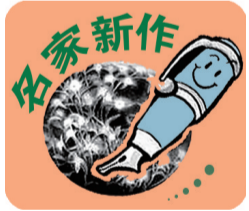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这戴上口罩以后,露出来的只剩下两只眼睛,人都说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可我在这方面也许属于感觉上的愚钝之人,惭愧着不能从他人的目光中读出更多风景,读不出人家心灵世界的更多秘密,或许这就是人常说的没眼色吧,不会看眼色行事。平素去看别人的眼睛,只能看见这个人的白眼仁和黑眼珠的比例多少,去分辨那是明亮还是混浊,区分单眼皮或双眼皮,还有睫毛的长短。虽然不能善解眉目传情的意味,但对这双眼睛的漂亮与否,还是能鉴赏出来的。朋友桂千富说,戴上口罩以后,为女人省下了多少化妆品?我说是呀,一个女人无论别的地方生得好歹,只要有一对好眼睛,戴上口罩之后,就都成了美女。为了研读眼睛,有一次在地铁上,我有意关注对面排椅上坐着的一排女人,可是,她们几乎全在低头玩着手机,无一人愿与对面这位陌生老汉对视,哪怕只是一眼。

以前的意识里,戴口罩那只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的事,一般人是不用戴的。幼年之时,长在贫穷乡下,也见过寒冬里有人戴口罩,白纱布叠轧得厚厚十几层,用白生生的细绳儿系结,严实地捂住了口鼻,总以为那是为了保暖,以防口鼻受冻,不去想那“隔离”的意义。以为口罩也只是有条件的人的讲究,而我们穷人孩子,即使冻得鼻尖发红,嘴唇乌青,清鼻涕滴,也不会有口罩戴。见过班里一位干部子弟,清早来时总戴着口罩,进教室后才会卸下来,将其塞进新棉袄的扣缝儿里,洁白的系儿,仍在脖颈上挂着,黑棉衣与白生生的口罩带子形成鲜明的对比,觉得那是很阔气的事儿。

大前年,在女儿前往纽约读书之时,也正值新冠肺炎病毒在美国泛滥的初始。女儿在电话里说,她是戴上了口罩。可在纽约,她戴上口罩是需要贴着墙根行走的,生怕人家美国人对她有所蔑视或鄙视。我当时就很不明白,美国人何以会反对和抵触戴口罩呢?后听人说,那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行为意识。我当然知道,有什么样的文化,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模式。但也难以理解,一种文化与某种具体的行为意识之间是怎样产生直接的因果关联的。后来就去猜测推想,以为文化这玩意,就好比是植物的根茎,行为这东西,就如同植物的叶子。有什么样的根茎,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枝叶。可是,看似基本相同的根茎,为什么在长出叶子之后却呈现了千奇百态呢?有五叶的、七叶的、有圆形的、长条形的、有阔叶的、针叶的,开花结果也各有不同。这之间的成因和内在关联,也如同佛教里所说的因与果一样,不正好是需要去认真去探索研究的吗?那么在文化积淀与行为模式之间也存在的这种看不见的无形关联,便如植物的根和叶之间的关联一样,均为不易察觉关系间路径模型的神秘现象,是需要人类去认知、去探索和发现的未知空间,在此领域,分布着无穷的知识广度,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,都还是将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。

话题再回到口罩。我所言及的口罩年代,但愿它只是一个年代,而不要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,更不希望成为人类永远也摘不掉的一种身体附着,如同离不开的衣裤那样。

在这个宇宙间,有多少物种已经消亡,有多少不曾认知的新物种还会降生,我们不得而知。宇宙间的生生灭灭,人类永远都在苦苦探知却还是难以知晓,所以这探知就成了无穷无尽。新冠肺炎病毒降临的突发性,给自以为很



# 馨香心事又一年

胡发坤

孟孟是我的兰友,是南阳市资深养兰专家,年近八十,须发皆白,身板硬朗,说话声音洪亮,精气神十足。

老孟和我因兰结缘,成了忘年交。前几天老孟来电话说兰房里一盆蕙兰开了,花品不错,邀我去观赏。

商南到南阳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老孟迎到巷子口,一起来到家里。四间主屋坐西朝东,门前有个大院子,中间是一条卵石铺成的曲折小径,右手边用竹篱笆围成了菜园,左手边靠近大门修有鱼池和假山,地面植有一草坪。里边靠近院墙,坐北朝南修了一座花房,二百余盆兰花就养在里面。兰房里收拾得极为清爽整洁,兰花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上。养兰植料最为讲究,用火山石、花生壳、蛭石、粉碎的栎树皮和少量风化石拌匀种兰,每盆还放上五六粒处理过的干羊粪作为缓释肥,植料透气沥水,盆盆兰花长得生机勃勃。东

门口放有一口大陶缸,里面有大半缸清水,老孟一边用长嘴壶给兰花浇水,一边给我介绍每盆兰花的种类和特点,如数家珍。

我突然想起有关老孟的植兰轶事:传说他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出门,去收集花草上的露水,回来倒进专门的壶里,给兰花浇水用。当时心想这不是痴,便是傻了。于是我笑着问:“这用的可是花草的露水?”老孟微微一笑:“那种水我倒是存了一点,几盆稀有名品在孕育花苞时用一些,普通的兰草哪能享用。”可见传言不谬。人无癖则用情不深,斯言善哉。

走出花房来到茶室,一缕幽幽的兰香让人心头一震。这茶室有十多平方米,收拾得极为雅致。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大茶案,细看是一整块松木,原是一扇老旧门板改做成的,上面包浆依旧。用老黄铜做成四只蝙蝠镶在四角略做点缀,两盆微型老桩盆景放在茶案两头,一边一把老式太师椅,简洁而又大气。东



# 揩亮“人镜”正当时

刘万成

人退休了先吃饭不读书,虽说可以享清闲,却又无聊难挨。最近,吴相阳同志赠我一部新著《晏安澜传》,让我欣喜不已。一路仰视晏公的一生,汗颜无地,却又深感自己远比晏公幸福多了。掩卷沉思,五味杂陈,难以厘清的思绪再次回到了人生选择的原点:人生一世都不容易,究竟怎样的选择才算最有意义呢?

反思思考中,不由记起了明代文学家万民英的一篇《人鉴论》,顿感豁然开朗。“鉴”者,人镜也。意即面对人镜可以正人形色,也不至于自我妄断而干混。否则,便难免失却自主判断能力,借口迷茫而犯傻或自弃。纵观此文,作者所要阐明的核心就这两句忠告:源清者,其流必远;本壮者,其叶必茂。

若从人要学好不学坏上讲,《人鉴论》恐怕也是规劝人们不走歪门邪道的文章。虽没有就此与吴相阳同志作过深入的交流,但他却是基于“无人辨人镜,尘封故纸堆”的惋惜,毅然不顾如今写好书如同卖废铁的尴尬,这才有了这部不可多得的《晏安澜传》的问世。

凡诗文书都不是头脑里固有的,凡人杰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晏公出生于镇安北阳山上那个贫穷的小山坳,家境似乎也不太好。可晏公那仁慈厚道的祖父、父母为满足其走出乡关、读书成才的渴望,却不惜一切代价。发妻虽然识字不多,却甘愿朝夕诵读、举案齐眉,夫则静下心来研读典籍、见贤思齐。如此夫唱妇随、鹣鹣情深,岂不令人羡慕?设若荣登金榜的前后,晏公没有幸逢那么多的好先生、好官员为其拨云见日,让他能有机会穷平生之所学而“守正”如一,那他恐怕也很难成长为战事频仍、政局纷乱的历史大背景下的一棵参天大树。

我说晏公是一棵参天大树,这一不是说他官至三品大得吓人,二不是说他的钱多得怕怕。晏公清廉奋斗了一辈子,从未给自己捞过钱,除了从容面对急务乱局、劫匪盗贼、散兵游

勇、不法商人以及洋人丁额外,家里平时根本没有几个铜板和银圆,强盗在他这个“肥缺”身上搜不出钱来大发脾气时,他却规劝强盗以后要好好做人。而面对朝廷重用,晏公三辞而不就,那也并非礼节性的谦让。因为他那几次三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和即兴唱和的诗句里毫无私图,而是由衷地希望朝廷培养选拔新人,自己则甘为人梯,做做帮手、圆场子。什么是家国情怀?他官做大了仍然不忘商洛、镇安,筹建“塔云仙馆”亲力亲为。在京城主持修建“商山会馆”的目的,那是要让家乡人进京办事时,好有个落脚之地。

况且,论其文才,晏公饱读诗书,受北宋张载思想和治学精神的影响很大,诗意境深邃、气势豪迈,戊戌年参与编修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行政法典《大清会典》,并有《两淮盐法纲要》《沿海产盐县地理志》等著作传世。从政30余载历任数职,上为朝廷解忧,下为百姓纾困,足迹遍及大江南北,尤以鼎新盐政著称,如《晏海澄先生年谱》里载有光绪七年(1881年)成功整顿淮北票盐后的盛况:“行旅歌于途,商贾歌于市,农夫歌于野。”而对于腐败行为,晏公向来都不心慈手软。查问到陵县,他根本不买蛮横霸道、胡作非为的县令“倪老虎”的夹道欢迎,叫“吃好喝好”的账,断然一纸奏请,让朝廷革了倪嗣冲的职。公以四品官身查处一方大员忽视治安、草菅人命等斑斑劣迹,缴获赃银21万两,让山东巡抚张汝梅自食其果而身败名裂。论其武功,晏公不仅善骑,而且枪法很好。甲午战争中奉命兼办督操,跃马疆场,立下了“凡寇皆不可纵,凡民皆不可扰”的规矩。当锦州、海城之战清军受困时,他要求“请令节制诸将,先径侦敌督战”,一举赢得了战场主动。就在这次督战间歇,晏公也不忘总结得失,著有《虚舟东行录记实》一书。

由此可见,晏公这棵大树的与众不同在

于:他既可为朝廷挡风,又能给平民百姓遮遮雨。

众所周知,传记文学尤其是人物传记,因要排除虚构成分,所以最能考验作者有无熔文、史、哲于一炉的刻画人物,且叙而不评的描述功夫。只有发自内心的良知的写作动机,又不为获取个人蝇头名利所累,而且文章博学、哲思缜密、敢于负责的作家,才能真正排除干扰、尊重史实、去伪存真而不牵强附会,生动活泼地刻画出,而非凭空捏造的传主的鲜活形象。

吴相阳同志所著的《晏安澜传》,给我的深刻印象亦是如此。作者结合自己在传主原籍乡村扶贫过程中的冷静而深刻的思考,充分利用业余时间,以“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为背景,以传主生平事迹和心路历程为经纬,苦寻史料、构思立意、追根溯源、博采众说、甄别沉常,始终围绕传主展开环境、场面、旅途、动作、表情、对答、心理等诸多细节描写,文笔流畅,叙述曲折,生动再现了晏公安澜格物致知、知行合一、终生守正、民胞物与的一生。

人生若无好的榜样,易于跛足蹇行。一代人杰,晏公安澜,胸怀坦荡,文武兼备,朝堂干臣,百姓恩公,就连只传不评的《清史稿》,也言其“居官尤清,累有风操。”他是陕西的先贤之一,更是镇安人的自豪。从这些意义上说,一部《晏安澜传》无疑为世人揩亮了一面镜子。



# 商洛山

(总第2271期) 刊头摄影 房保安

# 老家的房子

姚家志

老家的房子至今已近60个年头了!

记得小时候,父亲告诉我,这个房子始建于1964年正月,是父母农闲时在门前河拉回一车又一车的石头,自己动手垒砌的地基,然后在生产队帮工的帮助下,用泥土夯起的墙,用毛竹梢子铺的屋面。1975年,因为房子漏雨严重,翻盖了瓦屋面。1983年,随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逐渐长大,房子不够住了,父母毁掉院子里的猪圈,紧挨着老房子加盖了一间厢房。

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,邻居们陆续新建、改建房子,老家的楼房慢慢多了起来。这期间,父母曾经犹豫过,到底是继续艰难地供我们上学,还是像别人家一样,让我们念完小学或初中就回家种地。有邻居劝父母:“别花那冤枉钱指望他们考大学了,咱祖上就没有吃皇粮的,趁早省下钱盖新房,娃们好说媳妇,你们也能早抱孙子。”最终,父母坚持供我们上学,直至大学毕业。

所以,老家三间正房一间厢房外加一个小院子总共110多个平方米的房子就这样保持到现在。房子虽小且简陋,但它承载着我们一大家子人满满的幸福和希望。姐姐出嫁,大哥结婚生子,我和二哥相继考上大学……

后来,随着我们兄弟三个陆续在县城工作安家,年迈的父母先后去世,那个曾经拥挤热闹的家,逐渐变得空荡荡冷清。

现在,老家虽然冷清,但那里有父母的音容笑貌,还有我们儿时的回忆。时不时我们回来,围着老房子转着看看,打开门窗通通风,打扫打扫卫生。每逢春节,我们兄弟相约带着家人赶回老家,贴对联、挂灯笼、放爆竹、上坟祭祖。特别是当工作或生活遇到郁闷的事情时,我每每会独自回到老家,让老家清静的气氛平复我烦躁的心情。站在院子中间,凝望着房子,脑海里重现父母进出忙碌的身影,似乎能闻到厨房里飘出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香味儿……

因为,父母又给了我毅力和勇气! 当我离开老家时,心情也好起来了。 因年久失修,加上平时无人居住,老房已成危房。去年春,经兄弟三人商议,对老房子进行了维修加固,硬化了院落。如今,它虽比不上邻居家盖的楼房结实漂亮,但我们谨遵父母临终前的叮咛,留住了老房子并让它再度焕发了青春。九泉之下的父母如若知道,也会为此欣慰的。 父母在,家就在,根儿就在。